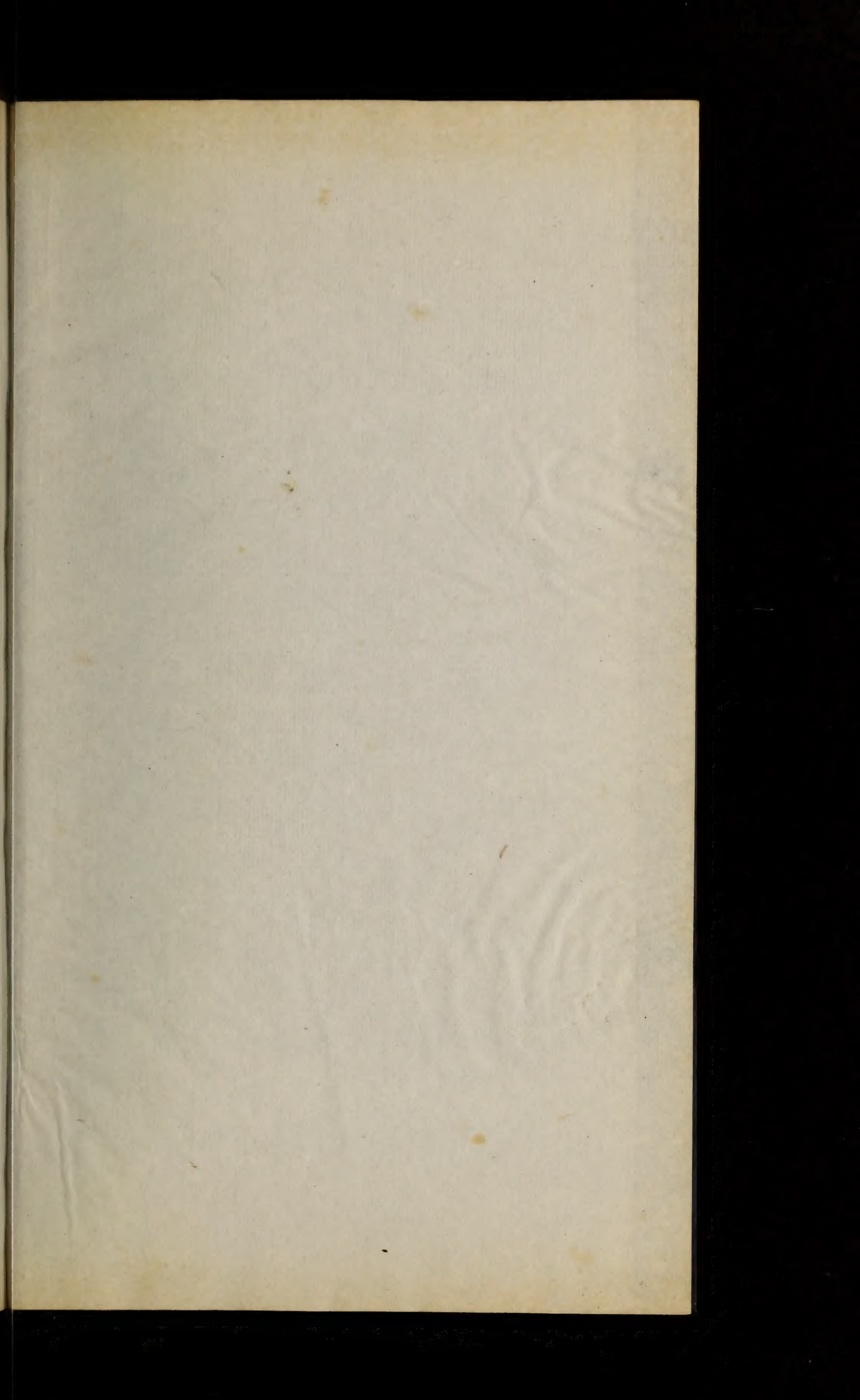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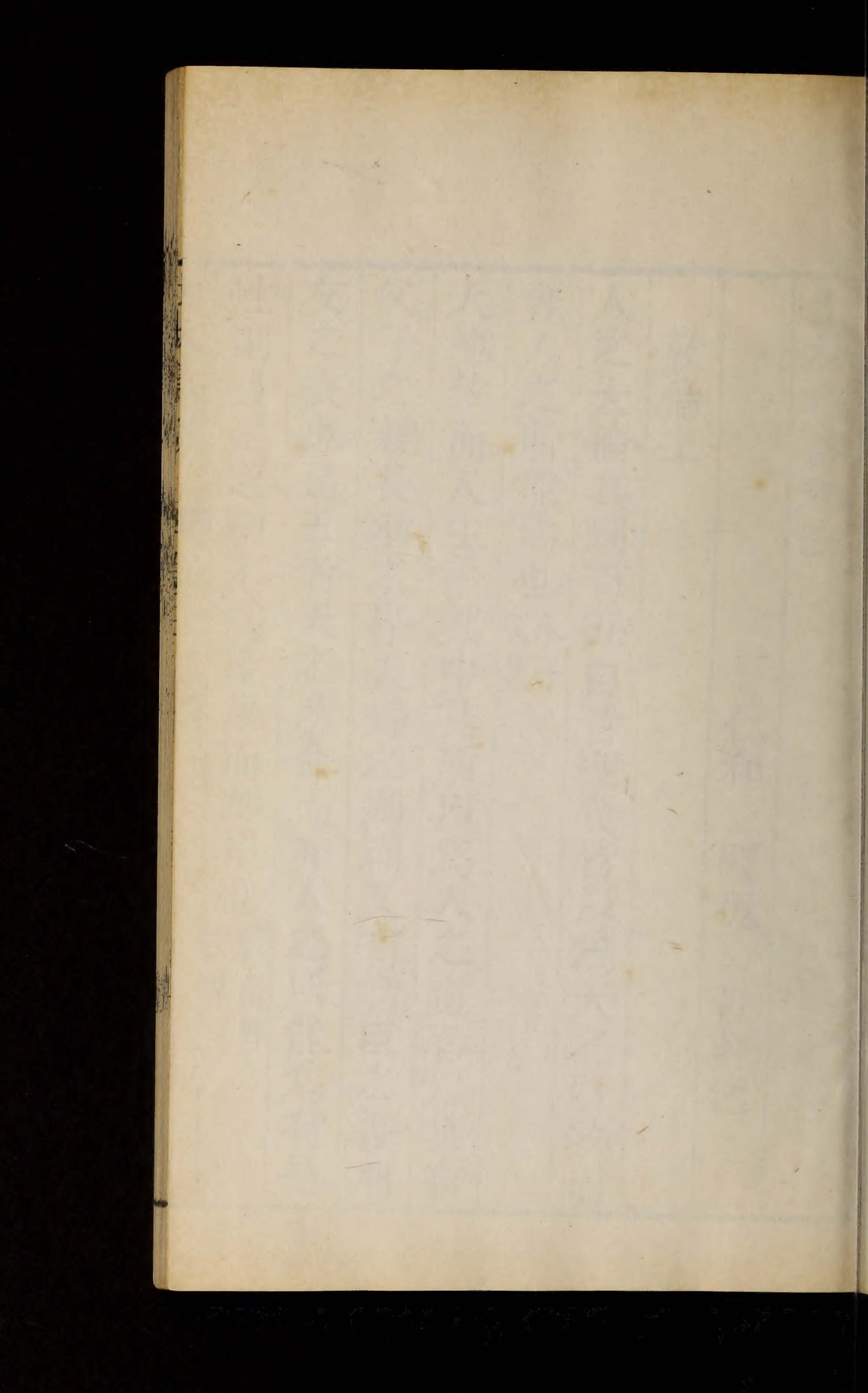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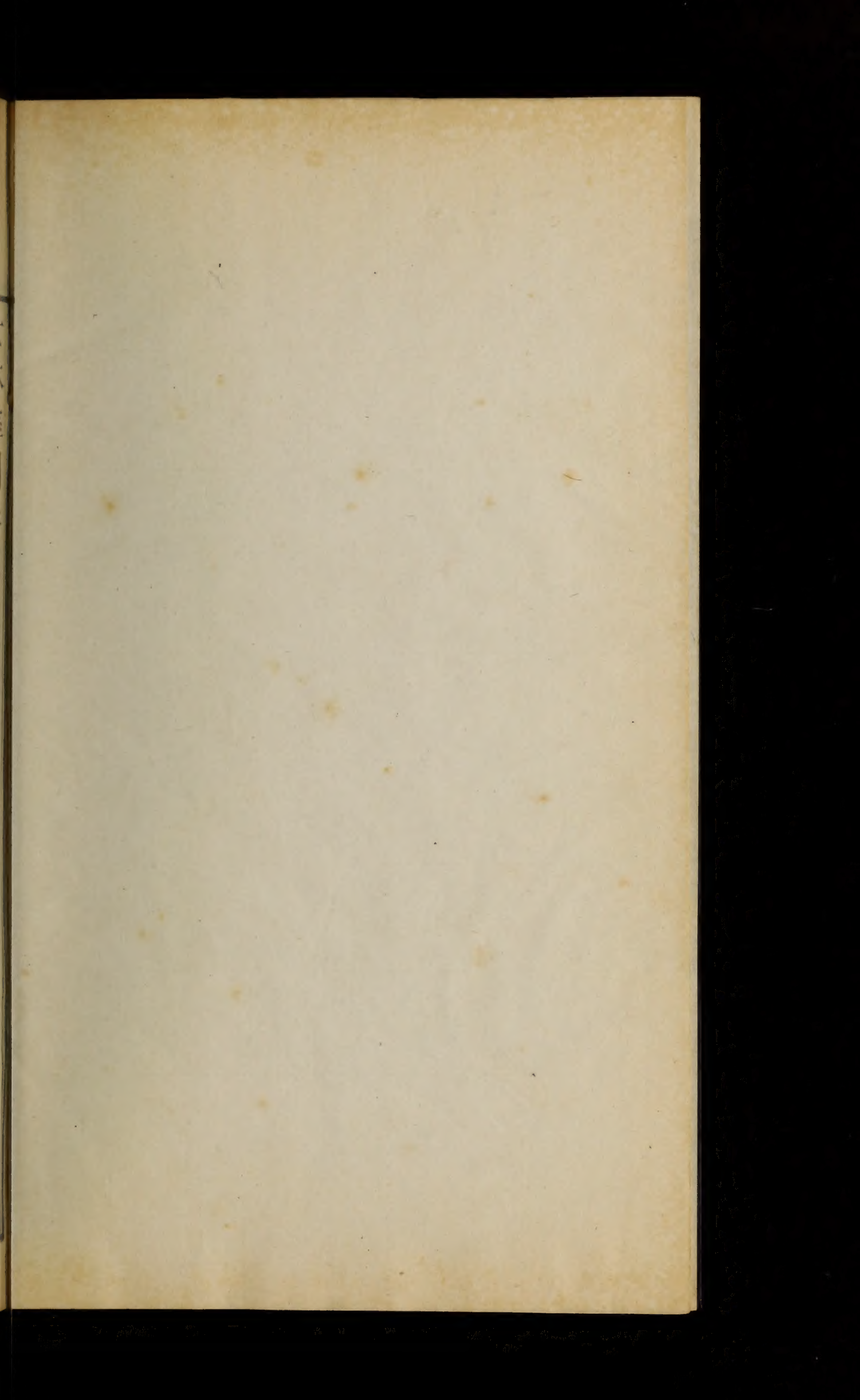








士林彝訓卷三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敦倫上

人之大倫。其别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文集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張南軒文集

連屬比次之謂倫人之爲人端在乎此故五典五惇所以作聖而不親不遜無以爲民此人倫所以爲達道也愚於敬業編首蓋巳舉其大凡而其中詳論讀書亦正欲格物致知以求所謂親義序別敬之實理故今遂以此編繼之而右二條則總陳其目者也其言一則曰天之所敘再則曰天之所命夫父子兄弟本爲天合而餘三者皆以人合疑若有不同者然朱子又嘗曰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

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斯言尤著明矣。

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皐陶亦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

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張南軒文集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許魯齋語錄

前二條言倫。此二條言敦倫。前蓋總陳其目。此乃約舉其功也。然語中不曰敦倫而曰明倫者。講其理之謂明。踐其事之謂敦。智以察之。仁以行之。其實一而已。且所謂正其綱。厚其性者。固

亦莫非敦字之指。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旣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者。又奚暇他為也。許魯齋文集

此言五倫之中。又以三綱為重。益朋友之義。同於君臣。兄弟之親。本於父子。三者正。則五者莫不敦矣。今以其序而論。則夫婦人倫之始。故周

易序卦傳先之。父子天屬之至恩。故孟子之述
五教先之。君臣宇內之大分。故孔子之舉達道
先之。究之言豈一端。理無偏重。三綱之說。不可
易也。且魯齋雖以君臣父子夫婦並言。而其實
爲臣綱者君也。爲子綱者父也。爲妻綱者夫也。
卑以承尊上以統下。此又綱之所由取義也。與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
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

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亡。朱韋齋遺書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朱子文集
此言三綱之中。又以君父爲重。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兩相對待者也。昔莊周氏有言。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若有彼此輕重

於其間也。然讀韋齋晦菴所言。則以莊生語爲互文也可。自此以下。乃以敦倫之實。類次言之。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韓魏公遺言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二程遺書

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同上

人臣之義。位愈高。則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儀則爲

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同上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羅豫章文集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朱子語類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同上

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

事在所當爲耳　張南軒文集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林和靖省心錄

以上九條皆論事君之道葢序依違道而意主士林故以訓人臣者居首人臣秩有高卑遇有常變其當盡心盡職則無不同況逢有道之時居得爲之地而或孳孳爲利孑孑沽名苟竊華膴漫無建樹可乎取諸儒之說思之則學者所以預養忠敬之心而夙籌報效之畧者必有在矣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羅豫章文集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呂東萊文集

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黃勉齋文集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哉。林和靖省心錄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同上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得

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方命以潔身。訕上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陳眉公長者言

以上六條。亦論事君之道。而比擬之辭。連類之說爲獨多。葢家國同情。忠孝一理。因其良知所未汩。示以大義所必敦。皆納約自牖之方也。故以語意相從。別次於此。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濶。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末由自効。不如孝弟二字。較爲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舍弟而冠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爲高視雄

談。盛氣躐進者有之。本基漓矣。昔人云。常迴思在母腹時景象。則藹惻之情。油然自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爲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毛稚黃家人子語

忠也。孝也。弟也。事出一原。無可歧視。但就家居之士論之。則其高濶切近之不同。誠有如毛氏所云者。故自此以下。言孝弟者尤詳。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

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二程遺書

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司馬溫公語錄

以上二條皆論事親之道前言事君既以事親證之此言事親又以事君證之蓋事君如親乃爲至愛事親如君乃爲至敬忠孝者至愛與至敬合者也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於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藍田呂氏文集

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陸桴亭思辨錄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

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同上

啜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盍親望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當以責己而季子之過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幾乎毛稚黃家人子語

以上四條亦論事親之道而舉其大者言之盍德福兼隆乃承歡之極軌而修齊無忝尤養志

之先基君子自其講學力行以至發名成業皆未嘗於孝之量有所加此即中庸之精義也呂陸諸賢豈欺我哉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切務人子必當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

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同上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孝之子。况未必是乎。同上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同上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

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
於父。同上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
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得如平時。甚則不交睫。不解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
已。復初。同上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
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同上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同上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丁寧屬付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

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即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蟲爲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桌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時則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

於寢蓆者難去惟以蒲爲蓆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蝱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即從此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爲負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壺榼傘屐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同上

以上十條亦論事親之道而舉其小者言之溫

公雜儀。本於曲禮內則。而詮次有法。切近可循。

異乎道古而迂。勸世而俚者也。而唐氏所言。委

曲詳明。足與相發。故並述之。

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

其孝。乃眞孝子也。韓魏公遺書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

果實小惠。喜得孩兒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

其意。則盡其歡矣。袁氏世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同上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情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

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為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也。同上

以上四條。亦論事親之道。蓋前已具言正理。此則又於偏私瑣屑之處。曲體親心。天理人情。於是為至。故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為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

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母宜勤勞。己宜安佚。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己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戇衝突。行動無理。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强求竊取於親。不

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矣 顏光東戒言

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葢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魏叔子日錄

以上二條。亦論事親之道。葢前已勉所當爲。此則又以忤逆背謬之端。垂戒人子。學者日取此言。反躬自問。必有瞿然不敢安者。至於充類至盡。則君子之不孝有三。孟子趙註詳之。所戒尤大。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亡祖在者。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孝。以有承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父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一條。亦論事親之道。蓋由父母而祖父母。一脈相承。無可降殺。則夫盡心竭力。順志承顏。何以異於事父母哉。節目之詳。前說具在。所以

言事生者備矣。自此以下。乃以慎終追遠言之。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陳白沙要語

人子葬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陸桴亭思辨錄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

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張楊園訓子語）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

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葬之禮約。則終者掩體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顧寧人日知錄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敎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眞。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魏環溪庸言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宗族鄉黨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同上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卽力不及者。亦須勉强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

區財物之足云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八條由事親而專言喪葬所謂愼終之道也盡禮盡哀必誠必信學者固常聞之但或以美觀而侈或以求福而誣則實意寖微愆於大事者衆矣諸儒娓娓言之殆以力矯時俗之弊也歟。

祠乃祖考神靈所依墓乃祖考體魄所藏子孫思祖

考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卽如見之。時而祠祭。時而墓祭。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翦之。樹木什器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患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王士晉宗規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葢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家國

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陸桴亭思辨錄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同上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産必勝於己事己産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

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今人賓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考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五條。由事親而專言祭祀。所謂追遠之道也。夫廟院之崇。牲牢之備。非士庶所得言。然而

隨分盡誠因時展孝固不患無其禮也若乃或疏而怠或數而煩始也心不屬而禮徒行繼也禮漸衰而心益慢此其忘祖忘親吁可歎矣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

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元帝生母薨後此事亦絶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末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顧寧人日知錄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魏環溪庸言

以上二條。又因事親之道而類及之。葢人苟篤念所生。自非具慶當前。何忍盡情歡宴。無如習俗相沿。恬不知怪。誕辰稱壽。輒以自娛。又其甚者。鐫徵詩之啟。醵製帳之金。陽博虛名。陰圖厚利。此風起於商賈。漸及搢紳。不獨怙恃情衰。亦且廉恥道喪。倘顧魏諸君見此。則其慨乎言之。更何如哉。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

不和者葢人之性或寛緩或褊急或剛强或柔懦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啟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

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惟己之同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其熟思之 袁氏世範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怪今人財寶本身外物求之不得則恥孝弟是身内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功名本如旅舍

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為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即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

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可不勉諸。朱柏廬勸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

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張楊園訓子語

古云。父母即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葢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葢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个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魏叔子日錄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童以至成人。百事費用。

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待常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誆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

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六條。皆論事父母及處兄弟之道。乃合孝弟二者言之。葢調劑極於性情之隱。而保護周於衣食之微。其理至庸。其事至切。積而至於通神明。光四海。固莫能外此也。若夫瀉性乖恩由

貨財者十九。是以諸儒之垂戒者特嚴。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如此。惑之甚矣。二程遺書

人有數子。所無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叔父。殊不知己之兄弟。

卽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戾乎。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袁氏世範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同上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强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戾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墻。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有人知婦女之不可諫

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益由見識高遠。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同上

朋友是後來之兄弟。兄弟是天然之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妒。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

一賤。則頓起嫉妒。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閱墻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况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同上)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妒兄弟之富貴。則尤往往不免。蓋起於分形迹故也。不知共本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錢不值也。(同上)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

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為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張楊園訓子語

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葢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同上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

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易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能同居共爨固爲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遊各有好尚不齊難稱衆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即分居亦當愈加和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史搢臣 願體集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苟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葢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達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踈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即稍有不均。當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這坵田。這間屋。這件物。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箇兄弟。則心自平。而兄弟之誼篤

矣。同上

以上十一條皆論處兄弟之道。其道本於公平。歸於和睦。婦言勿聽。財產勿爭。上必有以體吾父母之心。下必有以示我子孫之則。至於合爨分爨。同居別居。事勢不齊。或難執一。順時宜於人事。而敘至樂於天倫。是所望於善兄弟者。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為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

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何爲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綿綿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矣亦有作妻家姻親置產爲其人所掩有者矣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袁氏

世範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啟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為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同上

兄弟子姪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為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眾或眾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啟爭端破蕩家產

徇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同上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嫉妒。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責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別分惠。則亦何爭之有。同上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各宜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

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知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知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同上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置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同上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無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張楊園訓子語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童僕爲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 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八條。皆論處兄弟子姪之道。兄弟氣合而體分。子姪地親而世隔。是以俗情易競。至性多漓。其初每因存畛域於子姪。而兄弟遂以不和。其後則且立崖岸於弟兄。而子姪愈以不睦。豈知子即吾身。姪即兄弟之身。吾與兄弟。固即父母之身也哉。諸儒既論兄弟。又以兄弟子姪連類言之。所以勸孝友之風者至矣。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

順則凶而無所利矣。程子易傳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

而不失耳。亦此意也。朱子文集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衽席之間。一息斷絶。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陸桴亭思辨錄

以上三條。皆論謹夫婦之道。葢陰陽之配。理主相求。而內外之防。義惟有別。此易禮二書所由相爲表裏者也。伊川之說。兼語倡隨。而朱子陸

氏專以夫道言之則刑家之責有在矣雎麟化
　本於文王風火象歸於君子此物此志也夫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
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
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
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
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
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
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

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司馬温公居家雜儀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為奸盜之媒也。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楊椒山遺囑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子正家。其閨門未有不

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饁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淸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氷霜亦以三從四德姆訓夙嫻養之者素也若徇利妄娶門閥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妒忌傲僻長舌私溺子女皆爲家之索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顏氏家訓曰娶必欲不若吾家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陋之女以胎禍也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

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閑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王士晉宗規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壞敗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張楊園訓子語

以上四條。皆論別男女之道。葢夫婦有別。自其親者言之。而男女則概乎一家內外者也。人道

之始。莫大於別嫌疑。故凡名公鉅儒。必以此爲家法。奈何閭巷細民。既安混雜。搢紳大族。復尚通方。恃彼此之無他。謂防閑可不事。豈知謹小愼微。永終知敝。古人固非迂論也哉。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訴。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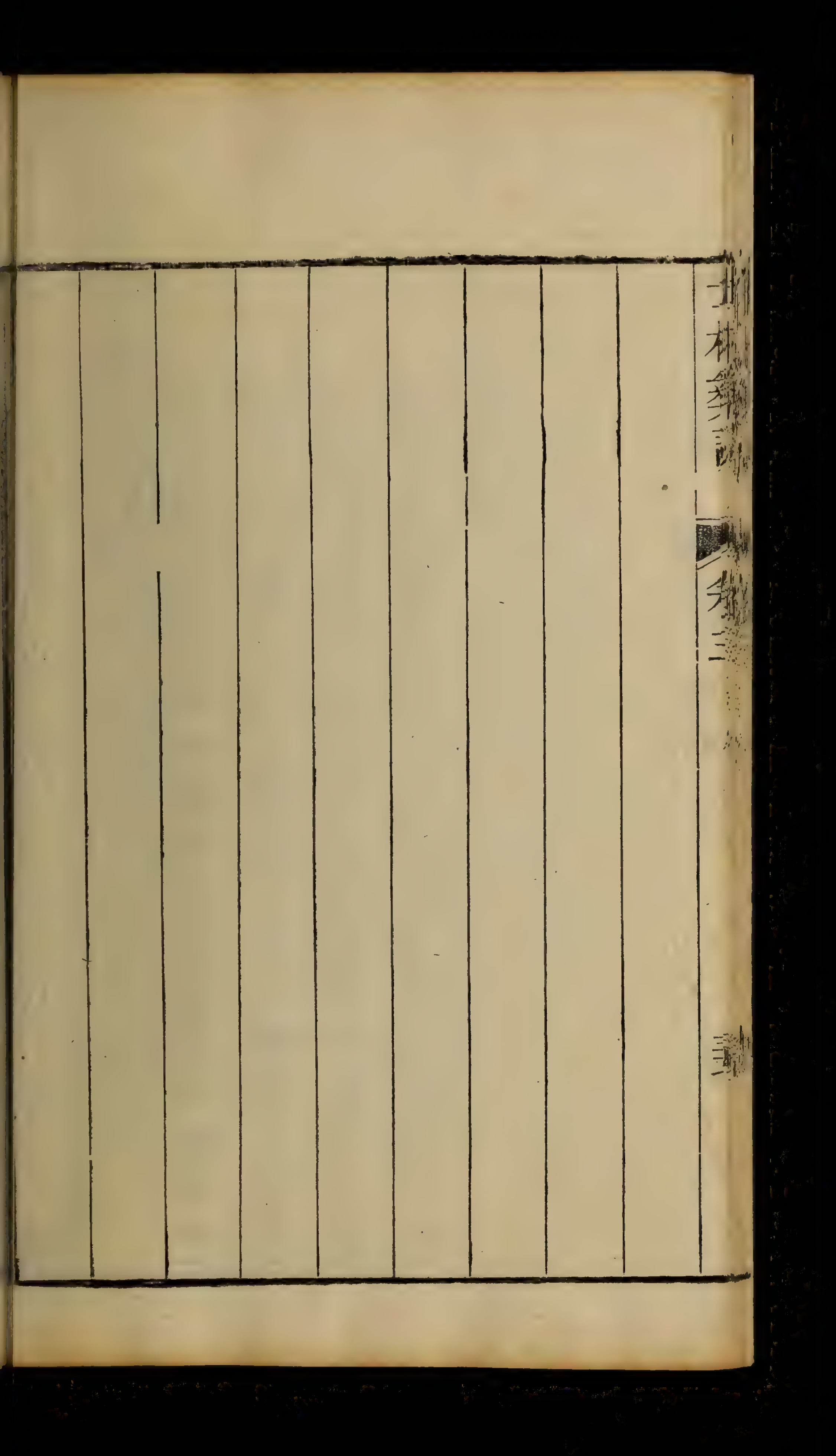
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因論夫婦而戒其偏聽婦言。乃齊家第一義也。牝雞之晨。家所由索。長舌之厲。城所由傾。貝覊之妻。伯宗之婦。固不數數見也。昔者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問所由來。惟曰不聽婦人言而已。善夫。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

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史搢臣願體集

此一條○因論夫婦而戒其縱任後妻○葢牀笫之間○既性情所易溺○而後先之際○尤嫌忌所從生○不有以善處之○能無貽患者鮮矣○抑此雖兼言妻子○而道主先正其妻○至教子之方○則别詳於後篇云○



士林彝訓卷四

仁和 關槐 晉軒 述

敦倫下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常久之計。司馬溫公語

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然有道焉。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

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淸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麗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倪文節公雜誌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於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

道德末教也。次者敎之雜字柬牋。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敎之詞狀活套。以爲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敎之。實害之矣。爲父兄者。須知子弟之當敎。又須知敎法之當正。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慤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爲良士爲廉吏。就是爲農爲工爲商。亦不失爲醇謹君子。王士晉宗規

世人所以終日營營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

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也則爾終日之營營者適所以益其過而縱其慾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於能教教子者莫貴乎以正愛而不教者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者亦豈得謂之教乎何以言之人家之所以興替者在禮義之有無子孫之賢否何如耳假如子孫果賢而禮義果明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和氣滿堂何富貴如之苟子孫不賢而禮義不明耶子忤其父弟傲其兄妻逆其夫相殘相賊戚然不得以一日寧雖有富貴亦安

得而享諸為父兄者念不及此知愛子而不知所以愛知遺其子以財而不知遺其子以德間有知延師者亦不過舉業是工又有以舉業利達惟記誦對偶是言吏家雜書是習其於禮義則視為無用長物未嘗一置之唇齒如此者雖曰教之實所以害之其得謂之教乎夫人之立身立家所恃可傳以永久者惟在乎禮義而紛紛勢利如烟花過眼須臾變滅豈是傳家久遠之物人若識破此心則所以教子孫者當使之覩德不當使之覩利當使之皇皇於仁義不當

使之皇皇於勢利。當使之以耕讀勤儉處家。不當使之出入官府。欺公弄法。以僥倖於富貴。教之既正。養之既久。根基既已深厚。其資質之高者。德器成就。自足以佐邦國而光門戶。其下者。亦足以守法循理。保業宜家。不致有顛覆破敗之虞也。故曰。老而不教。是爲家之不祥。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賢父兄所以爲可樂也歟。林致之手諭

孝弟之行修。倡隨之理協。所以敦倫者得大端矣。而門祚之延。厥惟似續。家聲之振。端在詒謀。

則教子不可不亟亟也教子之道一在遺之以安一在養之以正遺之以安者存心積德培植本原餘慶自來後昆必裕此不待爲子孫計而道已該焉者也若夫養之以正又有六端立身範一也葆天良二也授遺經三也勵大節四也愼交遊五也分職業六也今右所述四條司馬公暨倪公言蓋首及乎遺安之義而其餘諸說雖則櫽栝錯綜實有不外養正之六端者故於此先總舉之而更區別前言具次於左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方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嚬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陸桴亭思辨錄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同上

以上二條。皆論教子之道。而以立身範者言之。蓋正以教讓。慈以教仁。嘻嘻嗃嗃之弊免矣。君子先治己而後治人。即於子豈不然哉。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呂東萊語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生質樸。風俗醇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皆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敎師嚴。已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敎。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敎子弟入小學者。當自五六歲始。陸桴亭思辨錄

古人胎敎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習之端慤。蓋穉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爲主也。毎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

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諧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爲笑樂。稍有知識。故作譎辭誑之爲戲。此等皆斵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廻之勢。毛稚黃家人子語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由於此。蓋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

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寛則姑息放縱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羣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張楊園訓子語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於忍史搢臣願體集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

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六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葆天良者言之。葢擴其性之本善。而防其情之易瀉。道貴乎嚴。而時貴乎早也。

人之愛子。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陸梭山正本篇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

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湯潛菴語錄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實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即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墨之地但覺面目可憎即自己亦覺置身無地矣史搢臣願體集

父子之間不過不責善而已。然致功之法。與所讀之書。不可不自我授也。孔子於伯魚。亦有學詩學禮之訓。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設立教法。與之遵循。又不購覓好書。與之誦讀。事事委之於師。不知我既無諄切教子之心。師窺我意。恐亦不盡心訓誨矣。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以上四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授遺經者言之。葢明理定志。莫如讀書。而經術實爲根柢。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正爲此也。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

貧之教子須是守節史搢臣願體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程漢舒筆記

以上二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勵大節者言之蓋境有貧富才有短長大節苟虧餘無足取故揭此以著其要

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故座有嘉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

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黃魯直文集

族戚之中。有狡獪子弟。能恃强淩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旣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其智畧又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少年子弟。鮮不爲其蠱惑。以致敗家。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

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袁氏世範

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非必有意引誘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粗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子弟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不易得惟恃一齊人詞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陸稼書手簡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

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四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慎交遊者言之。

益逐衆則紛。避人則陋。惟親正士。見大賓。可以嫻習禮文。陶鎔氣質。此依麻近硃之義也。至於受業之嚴師。共學之執友。更宜審擇。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遊。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鬬狠之中。諸

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
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一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分職業者言之
蓋士恒爲士固理之常乃或資材樸拙事勢艱
難與其博大雅之虛名受惰遊之實患何如束
身一業尚不失爲自愛之人若能家學相承詩
書勿替自爲尤美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
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

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一損俱損。夫何忍。張楊園訓子語

此條論不教子之害。乃卽諸條所未及者言之。夫人苟不知所以愛子。又何有於子婦。不知所以愛女。又何有於女夫。張氏所論。毋乃近迂。然而常人之情。固亦有昧於暱近。而明於對觀者。於此旁警而曲悟之。亦不得已之苦心也夫。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

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魏叔子日錄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若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程漢書筆記

隱惡揚善待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史搢

臣顧體集

此四條。又言教子之道。貴得其平。責善而至於相夷。棄惡而成其不肖。非天地之心也。

遺囑之文。皆明賢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刼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袁氏世範

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墻。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産。非爲繼嗣也。及至紛爭。家

産蕩廢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之日於應繼之中。擇其善者而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獨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史搢臣願體集

屢有愚人生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嗚呼。鳥戀巢雛。甘心受弋。鱔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如斯。人何異焉。因吝日後之財。遂肆目前之惡。殊不知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且骨肉天性。投生反死。不但於心不忍。亦是天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亟宜勸戒。同上

此三條。又因敎子而類及之。蓋見小者易於傷恩。徇私者適以釀禍。流俗之弊。殆不勝窮。而此等其尤甚者也。諸儒摘此數端。垂戒切矣。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袁氏世範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富。

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儷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同上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

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張楊園訓子語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奠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程漢舒筆記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鐵帚狼籍退財等煞。爲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屏中目。坦腹擇壻。未聞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戸相當。年齒相等。此即合婚之道。選吉月日合卺而已。何必好從俗說。致有愆期哉。史搢

奉親之事極於喪祭鞠子之事成於冠婚天秩之禮所以維乎天敘之倫也慎終追遠已具前編繼此應學嘉禮而元服三加行者實少故諸儒論嫁娶者獨詳要其大端則曰擇偶曰及時曰備禮三者而已媒氏之譸張星家之拘忌不可為其所惑也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

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袁氏世範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郵。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張楊園訓子語

此二條。又因嫁娶而類及之。謹禮推恩。於是爲至。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

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袁氏世範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六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張楊園訓子語

以上二條通論一家六親之道家人之彖傳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誠以一家之中。無異人。無異事也。故述此以終上文之義。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同上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同上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字尚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二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寧幾何

哉如此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形於言色然後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袁氏世範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同上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益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

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兩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傳者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矣同上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子置到者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營置或雖有祖父財產其實不因於衆而別自植立者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

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産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賄囑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茍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同上

同族兄弟叔姪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又有尊庶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訴笑又女子已嫁而歸

輙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於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王士晉宗規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陸桴亭思辨錄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江浦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顧寧人日知錄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湯潛菴語錄

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敎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

已久當自變也同上

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卽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同上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敎誨他人者。程漢書筆記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

卽此便是衰敗景象。同上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史搢臣願體集

齊家所以難於治國者。有故。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法度。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卽紳士之家。禮法條欵。平日多不講求。卽欲敎子孫妻女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欵。又歷代所傳嘉言

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册四季請善講者在於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於外女子依長幼坐於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久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變而循良矣每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七條通論一家長幼內外之道蓋家所由齊在於篤恩義正倫理之兩端今按諸儒所

言泯怨隙拒讒言公財貨皆所以篤恩義也均品節定稱呼立規矩皆所以正倫理也而教之必有其方化之必有其本夫誠端身範以先之而又舉古今之嘉言懿行相勸戒庶可以成一家仁讓之風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

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同上）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同上）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

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同上

人家有僕當取其樸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已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其僕俏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甚而生事爲非其害不細袁氏世範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多出於婢妾之搆鬬此輩愚賤本無見識每以言他人短失爲效忠於主母婦女苟有見識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而此輩方揚

揚得志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矣同上

奴僕小人天資多愚作事乖違每少便當省力之處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不聽人言又性多野輕於應對不識分量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我且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如此則僕可免罪自己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至於

婢妾其愚尤甚主婦不知道理褊急殘刻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有曉然者同上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盖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同上

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

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役之亦甘心焉同上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同上

壽昌胡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隷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同上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持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

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林和靖省心錄

毎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此爲戒。沈文端公馭下說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同上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遊。而鄙

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張楊園訓子語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程漢舒筆記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七條。皆論處僕婢之道。一家之中。此輩最下。茍不善處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鮮有不爲其所累者。諸儒所論。或於莊涖慈畜。各舉一端。而詳密莫如溫公之儀。簡該莫如楊園之訓。蓋尤家長所宜盡心云。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雖卑而齒邁衆者。

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者賢也則景仰之效法之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

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焉寤嘆念兹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踈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王士晉宗規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乎若不幸有之自應

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張楊園訓子語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己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

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
因族人富貴。即與之。跡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跡
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同上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鄰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
族更宜講求。蓋一族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
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饑寒
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
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相將無物。幾
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强登堂。足欲進而趑趄。口將言

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卽曲意周旋。尚增幾許局蹐。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踈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五條。皆論睦宗族之道。蓋前所言者。一門之內。此所言者。一族之中。自家而推之。序如此也。夫人以父母之心爲心。斯無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斯無不睦之族人。由是養老贍貧勸學習禮。隨吾力之所能及。而次第爲之。則宗法舉矣。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將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葢神不歆非類處己處人之道當如是也王士晉宗規

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援引俱現在職任之人外此即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薄本族弟兄叔姪

尚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聯宗奚爲哉。史僑臣願體集

以上二條。因睦宗族而嚴非族之防。蓋宗派既殊。不容強合。攀附之私絕。而後源本之愛眞。辨異統同。其道如此。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約正副不

與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其德業相勸之目。曰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

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其過失相規之目曰酗博鬬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言不忠信造言誣毀營私太甚交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其禮俗相交之目曰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迎送慶弔贈遺其患難相恤之目曰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貧乏藍田呂氏鄉約

以上一條論處鄉黨之道分綱析目周悉靡遺朱子蓋嘗叅酌而流傳之君子為善於鄉法此足矣但其立正設副置籍訂期嫌有近於聯盟

結社之所爲者是在師其意而化其迹焉可也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亦須令無後患 袁氏世範

姻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况童蒙時或多同館或共遊嬉比之路人迥別凡事皆當從厚通有

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卽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强凌弱倚衆暴寡靠富欺貧揑故佔人田地風水侵人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王士晉宗規

人於婚姻親黨之間陰謀詭計求利於巳得禍最速葢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張楊園訓子語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魏叔子日錄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魏環溪庸言

親戚中人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即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耳竟有其人已死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諳獨不念其人既死則萬念氷釋即當改嗔怒爲憐憫若芥蔕不忘豈

徒自傷忠厚。旁人視聽。能不薄之乎。史搢臣願體集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關切虛言。便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同上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同上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同上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

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知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日後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止責他人何背謬也同上

以上十一條又論處鄉黨及姻戚之道夫鄉黨姻戚或地近而情疏或情親而地遠要之宗族而外惟此相聯其當厚以待之則一也君子於

此貧富不相耀貴賤不相猜智愚不相欺強弱不相競至於吉凶與共久暫弗渝則仁里之俗成而舊姻之誼固矣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盡其道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葢其親不足以

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朱子文集

此一條論交朋友之道。蓋推朋友所以當重之由。猶未及其交之之事也。然學者於此。苟能平心體味。有以深信其必然。則其愼擇於始。久敬於終。聯性情學問之眞。而收道德事功之益者。其必有在矣。故先述此以總明之。而雜論之言。別詳於左。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

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王陽明文鈔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同上

己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

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眞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陸桴亭思辨錄

交道之衰久矣。高者不過鬬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葢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

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黃陶菴社集日記錄序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魏叔子日錄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和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

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湯潛菴語錄

毎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

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眞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决然自棄交砥互礪曰邁月征庶幾共為君子

同上

令人與朋友但飲食游戲相徵逐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浮誇之氣多詩書之氣少每至失色於人失言於人內而見父母外而見大賓舉止傲慢出言鄙倍識者竊笑之恬然不覺也何則氣不斂心不收則無以

檢點其身心無以檢點其身心則無以應事而接物故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嚴西齋漫錄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踈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踈而我遂處其踈也史搢臣願體集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剖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同上

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同上

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以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愼交擇友自然得力同上

以上十二條皆論交朋友之道乃係各舉一節言之說雖不同實則厚以全交虛以集益而已若乃輕投縞紵妄訂金蘭交匪其人益於何有

尤學者所大忌也。故末條特以此致戒云。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盍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爲愛其子乎。司馬溫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教之於

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張楊園訓子語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愼之又愼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同上

人僅知尊敬經師而不知蒙師教授幼學其督責之勞耳無停聽目無停視唇焦舌敝其苦甚於經師數

倍。且人生平學問得力。全在十年內外。學生之言動。宜時時訓誨。使歸於正也。所讀之經書宜精熟也。書法與執筆。宜講明也。切音與平仄。宜調習也。經書之註。節讀宜有法也。工夫得失。全賴蒙師。非品端學優。而又勤且嚴者。不克勝任。夫蒙師勞苦如此。關係之重又如此。豈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輕視先生也哉。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以上三條。皆論事師之道。師者。朋友之一。而誼配君親。尊賢之等然也。是故擇師之與擇友。其

事倍難敬師之與敬友其道亦倍重世之子弟固莫不賓賓焉奉一先生乃或承以貌而中則離聽以暫而久則怠彼其爲父兄者抑又甚焉此韓昌黎所以發憤而作師說也

今之教讀可方古者閭胥族師之任其有關於人才風化不爲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方凡日用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威儀衣服飲食之事俱依小學

明倫敬身所言。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眞西山齋規。其考德業等事。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貼。就其身以開導之。即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凡君子小人善惡利義輕重之辨。莫不爲之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爲。榮耀之。愧恥之。使之懽忻鼓舞。日趨於善。而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義也。否則蒙養既失。習慣難轉。雖記

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妙只是工紙上之談而實於其身曾不得幾字受用甚則任氣徇欲飾非文奸敗常亂俗以古道爲迂以執禮爲固以廉恥爲矯激是正古人所謂侮聖言不識字者也豈得謂之讀書哉凡爲師者當以風俗爲念毋安常襲故以誤後學

林致之手諭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錢緒山筆記

此二條。又論師所以教弟子之道。葢守先待後。
正己及人。責在士林。非異人任。且也寒素之日。
敎讀居多。此而負心。何心不負。此而荒職。何職
不荒。不獨無以處人。亦且先爲失己。是由不知
道誼之重故也。明乎此。而敦倫之事乃全。

